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家世第一

徽学文库

主编◎卞利

# 徽州宗族祠堂 调查与研究

方利山◎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徽州宗族祠堂 调查与研究

徽学文库 主编◎卞利 副主编◎胡中生

方利山◎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宗族祠堂调查与研究/方利山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10  
(徽学文库/卞利主编)

ISBN 978-7-5664-1239-3

I. ①徽… II. ①方… III. ①祠堂—研究—徽州地区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3953 号

## 徽州宗族祠堂调查与研究

Huizhou Zongzu Citang Diaocha Yu Yanjiu

方利山◎等 著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7.5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7-5664-1239-3

策划编辑:鲍家全 张 锐  
责任编辑:李加凯 苏 昕  
责任印制:陈 如

装帧设计:张浩 李军  
美术编辑:李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 总 序

尽管“徽学”一词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术和学科研究领域，“徽学”则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1932年，徽州乡贤、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黄宾虹在致徽州乡土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许承尧的一封信函中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徽学”概念。<sup>①</sup>

客观地说，黄宾虹所说的“徽学”及其研究对象，实际上还仅仅指的是徽州的地方史研究，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徽学”，在学术内涵上还有一定的差别。此后，随着富有典型特征的徽州庄仆制、徽商和徽州宗族与族谱研究的不断深入，真正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徽学”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正如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创始者傅衣凌先生在总结自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徽州庄仆制和徽商的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徽州的研究并不是立足于对徽州地方史的探讨，而是通过对徽州伴当和世仆的研究，探索中国的奴隶制度史；对徽商的研究，则是基于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也就是说，徽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体现为，其在充实和完善中国奴隶制度史、中国经济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领域，已经远远突破了徽州地方史的界限，而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傅衣凌先生

<sup>①</sup> 卢辅圣、曹锦炎主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与许承尧》，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敏锐地预见到，“徽州研究正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活跃在我国的史学论坛之上”<sup>①</sup>。

然而，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和学科专门研究领域，徽学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主要还是借助于近百万件自宋至民国时期徽州原始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徽州的契约文书自1946年4月在南京首次被学者发现以来，至今已逾半个世纪。随着徽州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以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深藏于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原徽州（府）六县民间的各类原始契约文书开始被大规模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徽州原始契约文书包括卖身契、土地买卖与租佃契约、分家阄书、鱼鳞图册、赋役黄册、诉讼案卷、科举教育文书、置产簿、眷契簿、徽商账簿和日记杂钞等类型，且上起南宋，下迄民国，时间跨度近千年之久，总量约有100万件（册）之巨。

同祖国其他地域相继发现的原始契约文书相比，徽州契约文书具有真实性、连续性、具体性、典型性、启发性和民间性等诸多特征，而且内容丰富，类型广泛，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进行宋元明清时期各种制度运行特别是明清时期历史社会实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知道，敦煌文书的时间下限在北宋，徽州契约文书的上限则在南宋，正好与敦煌文书相连。如果我们把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中的动产与不动产买卖和租佃文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部中国古代动产和不动产买卖与租佃制度及其运行史便可以完整地复原和再现出来。

正是由于徽州契约文书蕴含着如此珍贵的历史信息和丰厚的学术内涵，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78年以后，海内外学者纷纷到北京和安徽，查阅徽州契约文书，深入契约文书的发现地——徽州，进行田野调查。英国著名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莫特在对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进行全面调查后，撰文指出，徽州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

<sup>①</sup> 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傅衣凌序》，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经济史的关键”,“对中华帝国后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远景描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徽州的原始资料”<sup>①</sup>。日本著名学者鹤见尚弘则认为,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sup>②</sup>。白井佐知子也强调,“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的资料,给我们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sup>③</sup>。

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是继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sup>④</sup>正如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的发现与研究催生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等学科一样,徽州文书的发现和研究,也直接促成了徽学的诞生。徽学是利用徽州契约文书,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为研究主体,综合研究整体徽州历史文化以及徽州人的活动(含徽州本土和域外)。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徽学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形成,正逐步走向成熟与繁荣。傅衣凌关于徽商、徽州庄仆制和土地买卖契约的研究,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的《明代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和《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张海鹏主编的《徽商研究》等著作,都是利用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的佼佼者。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

<sup>①</sup> [美]约瑟夫·麦克德莫特:《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载《徽学通讯》,1990年第1期。

<sup>②</sup> [日]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

<sup>③</sup> [日]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sup>④</sup> 周绍泉:《从甲骨文说到雍正朱批》,载《北京日报》,1999年3月24日。

字之学”。他紧接着论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sup>①</sup>如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已创立了各自的学科研究体系，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而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首先得力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来徽州近 100 万件(册)原始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 9 000 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现存 1 万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更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徽学这座大厦坚实的学术支撑。因此，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州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契约文书在内的大量新资料发现这一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徽州文书、其他相关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者得以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重新检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轨迹，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特征和规律。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批准设立，徽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徽学基础研究、资料整理、人才培养、咨询服务的唯一一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一向重视徽学前沿领域的探讨和研究，致力于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致力于徽学学科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致力于海内外徽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徽州契约文书和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与出版的全面展开，徽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有序进行，徽学专题研究成果的次第推出，特别是具有宝贵文献价值的 20 卷本《徽州文化全书》的整体出版，以及徽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繁荣，都为徽学研究向纵深领域

<sup>①</sup>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徽学研究资料辑刊》《徽州文书》和《海外徽学研究丛书》等系列成果的基础上,此次隆重推出《徽学文库》,显示出了该研究机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远的学术见识。

本次推出的《徽学文库》,精选近年来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丛书既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结项成果,也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鉴定结项成果,还有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它为祖国大陆的徽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必要的补充。这些成果内容涵盖了徽学理论探讨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果、徽学专题研究,以及徽州文化遗存调查、保护与研究。因此,无论是就选题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作者队伍的结构与层次,还是就成果的质量及水平而言,本丛书都堪称目前徽学研究前沿领域的精品,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徽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徽学是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和一块专门的研究领域,徽学所研究的徽州整体历史文化既是区域历史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有机结合。徽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关系徽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直接涉及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创新问题,是徽学融入全球化视野,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构建徽学学科平台的重要基石。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徽学文库》的出版,徽学一定会在整体史和区域史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徽学的学科建设也势必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是为序。

卞 利  
2016年3月10日于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 前 言

徽学是一门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随着徽州大量契约文书的发现，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徽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合作，先后举办了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在此期间，笔者主编出版了《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并与周绍泉先生合编出版了《'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确定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徽学研究受到学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

历史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内容异常丰富。我们为什么要重点研究徽州宗族呢？因为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宗族社会。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

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徽州社会各个方面 的现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风俗——都与宗族有内在联系。历史文献记载证明，世家大族是徽州历史发展变化的社会土壤。徽州宗族研究是阐明徽州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秦汉以来，虽然“封建之制不行，大小宗之法废”，但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始终存在。宋元以来，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社会的一个典型地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研究徽州宗族，不仅可以揭示徽州宗族产生、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而且对认识中国宗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这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又是一种社会现实。因此，研究徽州宗族不但要使用历史学研究法，而且还必须采用社会学研究法。根据徽州宗族这一研究对象，笔者研究徽州宗族采用的方法是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徽州是个群山阻割、交通乏便的农村社区。多山的生态环境，为宗族群体的“千年不散”提供了牢固的自然屏障；同时生存空间的狭隘，生存竞争的激烈，使宗族组织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也强化了“千年之族不散”之势。徽州宗族的竞争是一场文化的竞争。文化可以赢得科举，赢得权力，使宗族进阶为望族，从而在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文化的兴盛却需要物质基础，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儒学根底才能生生不息地萌发出科举之花蕾。多山少田、资源贫乏的徽州，最为便捷的致富手段莫过于经商。由此，宗族、科举仕宦与经商便形成了一条生物链。其中，宗族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人们从文、经商的出发点，也是其归结点。宗族还是族人从文、经商的组织者。仕宦与富商源源不断地向宗族注入活力，并从宗族势力中吸取活力。三者缺一不可，同生共荣。徽州宗族、徽州科举与徽州商人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构成徽州独特的人文景观：浓郁的徽州宗族文化。所谓

徽州宗族文化,指的是徽州农村社区以自然村为基本范围的宗族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体制、行为规范、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等,并包括由这种体制、规范、观念和心态所凝结物化的宗谱、宗祠、祖墓等。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是我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正因为如此,徽学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在诸多研究者中,徽州本土学者是一支重要的队伍。本土学者自有其优势,熟悉社情、便于就近搜集资料、考察调查。方利山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立足徽州本土又统览徽学全局,在徽学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屡有新见,成果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8月方利山所写《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刻不容缓》的情况反映,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两次重要批示,促成了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此后他也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主持人。本书《徽州宗族祠堂研究及保护》作为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也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课题的顺延,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难看出,在徽州社会的三大要素中,宗族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我曾把徽州社会称之为宗族社会。这一宗族社会又是由四个要件构成:族田、族谱、祠堂和

祖墓。本课题虽侧重于研究其中的祠堂,但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把祠堂放在徽州宗族文化的总体框架中加以研究。全书的布局说明了这一点。全书十章:徽州社会与宗族祠堂;徽州宗族祠堂前世今生;徽州宗族祠堂千姿百态;徽州宗族祠堂管理和祠产;徽州宗族祠堂五大功用;徽州宗族祠堂建筑艺术;徽州宗族祠堂祠规祠训;徽州宗族祠堂牌匾楹联;徽州宗族祠堂文书文献;徽州宗族祠堂保护利用。这十个专题,分开来看,大家都很熟悉,但合在一起,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视角去研究,就有一个整体的效应,有着整体的新意:宗族祠堂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得到更为全面的揭示;宗族祠堂保护的紧迫性、重要性也就更为突显出来。本土学者的优势在这里也有充分的展

现,如对于徽州祠堂数量的统计,过去我们的统计是六千座左右,经过方利山先生和他的团队的最新调查:历史上所建徽州宗祠达6—8千座。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更加细化了。建于明代及以前的宗族祠堂,至少有219座。聚族而居的徽州古村落中,一村有30座以上祠堂的达5处,一村有20座以上祠堂的达8处,有10座以上祠堂的至少为34处。徽州宗族祠堂占地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至少有49座。历史上的最大徽州宗族祠堂是歙县潭渡的黄氏宗祠,占地十六亩。约一万平方米;徽州历史上宗族祠堂最多的是黟县碧山村,其汪氏宗族建有十三门大本堂宗祠等36座祠堂。徽州祠堂可谓蔚为大观,世间无双!无锡惠山古镇历史上建有一百多个祠堂,现在修复保护五十多个,正努力将古祠堂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徽州之域的古祠堂群,无论其数量之多、特色之显、瑰宝之珍,列“世遗”都当之无愧。我们确应对历史文物有一分虔诚敬畏之心。

更为重要的是,该课题组成员认真调查了今天徽州域内祠堂的生存情况,徽州宗族祠堂正以惊人的速度大量快速消失。最新统计,徽州宗族祠堂破烂将倒的达377座,一府六县(歙县、黟县、婺源、绩溪、休宁、祁门)之中,现存祠堂仅731座,十不存一。历史上的战乱、浩劫,日常的偷盗、破坏、各种保护名目下的人为损毁,使徽州宗族祠堂无时无刻不在消亡之中。触目惊心的现状令人痛心!相信读过此书的地方领导和百姓都会惊出一身汗来,倘不努力保护这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将来有何面目面对列祖列宗!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爱惜尊重,心存敬畏,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对徽州古祠堂保护有一个新的视野。

感谢方利山先生和他的团队对保护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徽州古祠堂所做出的努力。

唐力行  
2016年4月15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

# 目 录

MULU

前 言 .....	1
第一章 徽州社会与宗族祠堂 .....	1
第一节 徽州之域的宗族社会 .....	1
第二节 徽州宗族与徽州宗族祠堂 .....	6
第二章 徽州宗族祠堂前世今生 .....	9
第一节 历史上的徽州宗族祠堂 .....	9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现存状况 .....	33
第三章 徽州宗族祠堂千姿百态 .....	45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种类 .....	45
第二节 徽州宗族专祠中的女祠 .....	56
第三节 徽州宗族祠堂中的特例 .....	72
第四章 徽州宗族祠堂管理和祠产 .....	77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管理运作 .....	77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祠产祠田 .....	79

第五章 徽州宗族祠堂主要功用 .....	83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祖祭 .....	83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教化、执法和助商 .....	90
第三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励学 .....	98
第六章 徽州宗族祠堂建筑艺术 .....	109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建筑风格 .....	109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建筑规制 .....	135
第三节 徽州宗祠的建筑装饰艺术 .....	161
第七章 徽州宗族祠堂祠规祠训 .....	179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祠规祠训的制定 .....	179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祠规祠训的推行 .....	189
第八章 徽州宗族祠堂牌匾楹联 .....	192
第一节 徽州宗祠牌匾楹联的伦理教化 .....	192
第二节 徽州宗祠牌匾楹联的艺术特色 .....	206
第九章 徽州宗族祠堂文献文书 .....	217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文献文书现存 .....	217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文献文书价值 .....	228

第十章 徽州宗族祠堂保护利用 .....	238
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保护极有必要 .....	238
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保护情势紧迫 .....	242
第三节 徽州宗族祠堂保护刻不容缓 .....	245
第四节 徽州宗族祠堂保护方法探索 .....	247
参考文献 .....	259
后记 .....	261

# 第一章 徽州社会与宗族祠堂

## 第一节 徽州之域的宗族社会

徽州之域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历史演进与徽州之域特殊的地理历史情况紧密相关。

徽州之域有比较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古徽州地域，大致在黄山南麓，天目山以北，地处原始江南地区，位于江南吴越文化的闽浙山地和楚文化的江湖山地之结合部，世称“吴头楚尾”，是“吴楚分源”之地。徽州之域境内，新安江、龙田河水系，下汇钱塘；阊江、婺江水系，西入鄱阳湖；绩溪有数水北注长江。总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左右。

徽州之域地处丛奥，崇山峻岭环峙，“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sup>①</sup> 其境内之高山，百分之六十以上平均海拔在1300米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上平均海拔在1100米以上。徽州境内陵谷穿割围合，又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少、山环水绕的小山谷盆地，整合成若干片山岭环峙的群落，构成一个大月牙形盆地和各县的县境。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

<sup>①</sup> (清)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民国8年铅印本。

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加上“天目之巔”仅及“黄山之趾”，境内江河从徽之四境奔泻外注如悬布之势，“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鄱阳者亦三百六十滩”，徽州境缘高矗，谚云“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是一种高台城垒式的地形。古徽州陆路交通不便，形成相对闭塞的自然屏障，总体上看“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生产能力较原始的农耕社会，这种高台城垒式的封闭环境给人一种可以安其生、乐其土的稳定感。而四射的江河水系又把徽州和外界连通，成为徽州人走出崇山峻岭的重要通道。徽州之地，位于地球北纬 30 度，处中亚热带北缘，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徽州气候温润，气温适宜（常年为 5~35 度），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并比较均匀。因此，徽州境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各类植物 3000 多种，茶、木资源分别占安徽全省的 1/2 和 1/3，仅中药材就有 1400 多种，珍稀动物也有不少在徽州境内分布。大自然的惠赐和天工造化，孕育了气象万千、秀美奇绝、冠盖群山的人间仙境——黄山风光，生成了江南第一名山齐云山的丹霞地貌，形成了绝不亚于漓江风光的新安江山水画廊。山青、水碧、空气清新，自然生态环境绝佳，成为世人仰慕的宜居之地。

另一方面，徽境“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sup>①</sup> 土壤以红壤为多，沃土很少，“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不化。高山湍旱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sup>②</sup>，农耕条件较差，“一岁所入收，十不赡一”。徽州经济历来是耕作一年，只能收三个月粮的“待补经济”。徽州各县情况皆然。

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生活在徽州之域的是江南山越人。《越绝书》等极少量的历史文献对包括徽州地域在内的江南山越人的零星描述是：这些先民“断发纹身，凿齿锥髻，距箕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习水便舟，巢居，善铸铜，并有以印纹陶为代表的越族文化。他们“饭稻羹鱼，火耕水耨”，

<sup>①</sup>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20》，四部丛刊编本。

<sup>②</sup> 《歙县志舆地·风俗》卷 1，清顺治刊本。